

◇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我是一个沉闷的人,交际无多,而又喜欢喝酒,因此只能独酌。印象尤为深刻的是2003年暮春,其时我还租住在五福村,全城让非典闹得也就只有院子里的蔷薇还有心情开花,只要天气支持,我就将饭桌搬于其侧,独自喝上三杯两盏。好在我对酒没什么讲究,只要一杯在手,便觉惬意处南面王不易。

喝酒时我会对自己说,慢慢来,不着急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,那是嘍聚的好汉分金银时的勾当。我还喜欢在独酌时,取一册薄薄的字帖,慢条斯理地信手翻上几页,倒不是学苏子美汉书下酒的风雅,而是觉得这喝酒实在和写字一样,全在“沉着痛快”四字。虽说自己从来就没怎么正经学过书法,但字帖却还是喜欢看的,也许是对洋溢其间的古典气息有一份亲近心吧。书法到沉着的境界,已是不易,而沉着之后的痛快,则尤为精彩。譬如颜真卿的《祭侄稿》,满纸浩浩荡荡,风雨大作,一改封疆大吏、班列朝堂式的颜家风范,乱头粗服,舞之蹈之,虽是颜鲁公不胜悲痛

独 酌

时所作,但当血泪喷涌之际,有着一等法度的颜鲁公,尽遣胸中慷慨悲凉,那种心无旁骛的专注,那种百无禁忌的放达,使这些世上最美的字无不有着一等的真性情。

有时孩子见了,也闹着抢过去翻上几页,这或者正是我所希望的。好像也就一眨眼,孩子已满三周岁了,但还不识字,这没什么不好。在这个连岩石裂隙里的水都急急地提前抽取享用的年代,每个周末,我总能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小孩,背着琴袋、画夹,提着笔墨、颜料,到老师家去,他们那种闪烁着催促之光、满心希望孩子早日学成的眼神令我不快。我想,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在温饱之余,丧失了古人笔墨间的那份从容了呢?我曾经有过漫长的乡村生涯,知道不能做拔苗助长的蠢事。

记得有位朋友曾经向我说起,饮酒有三恨:上菜太慢,名花有主,酒

杯无三围。这让我想到自己已不再年轻。说来惭愧,我有时坐久了,涌上心头的全是《水浒》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那一场醉——“入得里面看时,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,两边一个判官,一个小鬼,侧边堆着一堆纸。团团看来,又没邻舍,又无庙主。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,将那条絮被放开;先取下毡笠子,把身上雪都抖了;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,早有五分湿了,和毡笠放供桌上,把被扯来,盖了半截下身;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,就将怀中牛肉下酒。”而庙门外,“那雪正下得紧”。这里的独酌,有家国难投、英雄末路的悲壮,却也有随遇而安、四海为家的豪情。人在天涯,杯中酒,身后事,谁又能理会得许多?

“古来圣贤皆寂寞,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——其实饮者又何尝不是寂寞的呢?因此与其钟鼓饔玉,倒不如索性独酌。毕竟大多数时候,人生的滋味需要独自品味。而这不足百年的人生啊,面对一大堆难以漠视的繁琐杂事,我沉湎于酒中,不知说什么好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假期第一天,楼下的邻居加了我微信好友,看到手机里跳出的室号,我心里惊呼:大事不妙,跟我提意见的来了。我家太吵了!我抢在友邻开口前,先表达了深深的歉意:家有俩娃,在家,真的比较闹腾,非常抱歉。友邻是个好姑娘,连说没关系,她说,自己只是要确认下,我家是不是还在装修云云。

家有二娃,真的有说不完的苦与乐。还记得,女儿有友曾一直盼自己能有个妹妹,她把有妹妹的日子想得很美好,可以给妹妹打扮,我给她泼冷水:你正在脑补的是一个洋娃娃。小友弟弟是我在复旦大学读研时降临的,工作加读研,本已忙忙碌碌,研二下半学期,毕业论文要开题了,偏偏添了个丁。尚在哺乳期的我,跟导师讨饶:让我延迟毕业吧。导师的话,我至今还记得:咬咬牙、跺跺脚!是呀,咬咬牙跺跺脚,什么都能挺过去。如今回想起那段时光,白天工作,下班先回家喂奶,接着“飞车”去复旦上晚上的选修课,回到家赶紧哄娃,晚上继续挑灯夜战赶论

二娃妈妈的苦与乐

文。有人问我:苦吗?苦!那是一定的。但,乐也是无穷的。

还记得上海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,妈妈就劝我:还是要生两个小孩好,他们有个伴,家里也热闹。老二真的来了,还是个男娃,调皮、捣蛋,能量无穷,更是个马屁精。所以要如今生活的第一乐,那就是听小友的“花言巧语”,他会在不经意间,夸我烧菜好吃,还会装出懂事的样子,我的口袋里,时不时会多出几颗糖。家里也由此“卷”了起来,姐姐有友做起了“田螺姑娘”,早上6点半起床,抢在我们前面,收拾厨房,烧水,准备早饭,时间宽裕,她再把客厅整理一下。为了显示自己也会干家务,弟弟睡前整理起了自己的玩具,爸爸拖地时,他也在一旁帮忙。有友见状,不甘落后,口渴去厨房倒水喝时,一定会帮我也泡一杯茶。这时的我,真的是满溢的幸福感。

有友从小爱讲故事,我们为她开了一个“有友讲绘本”的微信公众号,记录她声音的成长。弟弟听着姐姐讲的故事长大,如今,弟弟也开始跟着姐姐的步伐讲故事,时常让我们录下来,发布给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听,还时不时关注起点击率,颇有竞争上岗的感觉。有友是大队长,弟弟说,自己也要当大队长,姐姐别三条杠,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徽章,让我们也给他别上,说这是他的三条杠。

家有二娃后,我的生活无比充实,我成了乒乓球陪练、乐高陪玩;偶尔,我也要跟着他们重温一下儿时读书的感觉;宅家期间,他们每天督促我锻炼,跳绳、仰卧起坐、毽子操、平板支撑;快递只能送到小区门口那会儿,他们骑着滑板车,抢着带快递,而我则可以两手空空时,幸福感满溢。

不过,家有二娃,真的不只有幸福,更有忙碌,也需智慧。家有二娃,妈妈加油!

女儿的坚强鼓舞着我,让我更乐观从容地应对困难。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

《水浒传》里无文人,仅有的两个有“学历”的,秀才王伦在梁山被杀,智多星吴用招安后自杀,实在都与文以载道挂不上边。但宋朝是读书人的美好时代。

北宋差不多到了苏轼生活的年代,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,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大爆炸。老百姓终于能轻松得到书。宋真宗曾写过一首诗《励学篇》号召人们读书。宋朝的州县普遍设立了官学,官办学校专门有给平民配额,甚至连居养院的孤儿也有机会去官学读书。宋朝老百姓开启一个新的梦想: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为保证考试公平,宋朝发明了一系列防作弊制度。除了唐朝已有的糊名(试卷密封),宋朝还增加了誊抄制度——将考生的试卷经抄书手用朱笔重新誊抄一遍再送给考官阅卷,你想在卷子上做个记号之类的手脚是很难的。由于官员家庭条件好,请得起好老师,官二代考试往往容易被录取。针对这个矛盾宋朝又出台了一个规定:官员子

《水浒传》之外的宋朝

弟参加考试不占录取名额。如此就等于为弱势群体进入上流社会开设了专用通道。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朝,竟然能意识到教育资源不公平之弊端,并且不装聋作哑,可见其政治文明水准之高。

苏东坡是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)春天在东京参加的“高考”,主考官是欧阳修。参加阅卷的梅尧臣看到苏轼的作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后惊喜不已,建议将其列为第一。欧阳修怀疑这么好的文章,会不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呢?为了避免招人闲话,欧阳修决定将其列为第二名。就这样,苏东坡因为欧阳修的“误会”而屈居第二。

宋朝大量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入朝为官,并得以重用,宰相范仲淹、吕蒙正就是典型的凤凰男。范仲淹说他当年住在庙里读书时,每次把粥熬好先冷却凝固,再用小刀划成四块,一

餐一块,这碗粥得吃两天。吕蒙正是中国历史上从平民直接考中的状元,曾给太子襄王(宋真宗)当老师。小太子很淘气,他就用自己的经历写了《破窑赋》来教育储君,其曰“盖人生在世,富贵不可捧,贫贱不可欺,此乃天地循环,终而复始者也”,这大概代表了宋朝的主流人生观。

一九七七年,中国恢复了高考,那年我初中毕业。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是一九七八年参加中考的。家里实在穷,父母根本没打算让我继续读高中,甚至我把自己的学名擅自改了,他们都不知道。妹妹的学习成绩其实很好,但她小学都没毕业就辍学在家挣工分。买不起也搞不到复习资料,别人紧张迎考时,我还在田里劳动。距离开考最后一周,是同学张世陆的母亲(也是一位开明的大队干部),硬是拉我去她家埋头开启了孤注一掷的复习模式。就这样,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中专。我被录取的第一消息,是架在水泥柱上的生产队广播播出的。父母面面相觑:马光水是谁?